



系色望小姐的心情故事

2008-11-02 記者 何宛芯 文



討厭文字的系色望小姐躲到了荒郊野外，卻發現自己躲不開命運。繪圖：何宛芯

系色望，典故出自漫畫《絕望先生》，這個經典又可悲的名字稱呼此刻的我多麼契合。週六早上十一點鐘，看著空蕩蕩的Word檔發呆，腦中竄動的無用文字如空中的細菌一般繁雜，兩千字卻像首富郭台銘的家產金額那般遙不可及。無謂地反覆檢查著稀少的字數，我第一次對電子報感到絕望。

其實為電子報而癡呆狂亂是每週必經的事，同學中三不五時有人發作，光是這點並不足以造成絕望。然而當我因想不出題目而走頭無路，終於想動用「不發稿」來逃避現實時，照真老師卻和藹地告訴我：「寫了稿單就一定要發」，這才是真正令我一擊斃命原因。作業從不遲交的優良回憶在我腦中如跑馬燈閃過，我開始盤算自己如何面對人生第一篇零分作業，以及如何發表我的得零藉口：「要交稿時滑鼠左鍵突然卡住，等我修好時已經零時又一分了！」「練國術時被隔壁資工系的擊中了手腕，手扭到了真的不是故意的！」想著連自己都不可能相信的理由，我越來越感到絕望。於是我試著回想自己究竟為何會落得這個地步。

首先將場景拉回到週一。等同於嗎啡的心情故事，珍貴如沙漠滴泉，當我抱著虔敬的心情交出稿單，我頓時感到了嗎啡的救贖，這種輕鬆感絕不是言語所能形容的。「沒問題的啦！這週可是心情故事呢！」這麼告訴自己，我順手地從抽屜拿出了塵封已久的繪圖版，一邊玩著電腦繪圖，一邊幻想自己將交出一篇感人肺腑的心情故事，就像其他同學那樣。從開學至今，我的電子報總需要寫個五天左右才能完成，不是求好心切，而是因為我的腦筋對文字反應遲鈍。附帶一提，一天三百字是我的正常速率。因此，當決定寫心情故事之後，我緊繃的神經終於得到舒緩。

也許是麻醉的效果太強，隨著截稿日一天天逼近，我絲毫沒有察覺大難將至，仍舊沉溺於繪畫的美好世界中。每當被問起稿子的進度，我總是驕傲地表示這週是心情故事，一定很快就能完成。安逸的日子一直到了週六的早上，我的背脊才感到一絲寒意，週六一向是我為電子報作最後修改的日子，這次我卻沒有這種閒情雅致。我戰戰兢兢地打開心情故事的Word檔，並且點選了字數統計——

一百五十四個字。

而且仔細看了一下，這冷漠無趣的百餘字根本就是社會議題的開頭。如果堅持不換題目，我就得在一天之內訪問四個人，偏偏家中現在也只有兩個人！震驚已經不足以形容我的心情了，我趕緊找出電腦中最悲傷的音樂，試圖培養一點悲秋的情懷。失戀文學也好，給父親的信也好，我只想快點擠出一點感人的文字，然而除了台灣某些歌手的走音還真是四分五裂外，我竟然想不出別的傷感題材。

絕望啊！我對自己硬化的左腦感到絕望啊！

聽到了我歇斯底里的慘叫聲，母親終於感到不耐煩：「隨便寫啦！反正妳的作文本來就很爛不是嗎？」雖然是善意的開導，卻只為垂死的我補上了一刀。此刻已經不是九十分還是七十分的問題了，而是有分數和零分問題，沒修過電子報的人卻永遠不懂這個奧妙。阻止了母親的碎碎唸，我一邊深呼吸，一邊安慰自己道：「沒關係，就當這週不發稿就好了。」但就在得知稿單不能撤銷後，我的最後一絲希望終於也隨風消逝。我開始質問著自己，這麼害怕寫作的一個人，究竟為什麼會來到這個科系呢？

其實，對寫作感到絕望早就不是第一次。從小到大，寫作一直是令我痛不欲生的人類行為之一，對文字思考緩慢的我而言，要在一定時間內將腦中雜七雜八的資訊以文字吐露，簡直是比考試更

媒體歷屆廣告

推薦文章

- 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
- 那些年 爸爸與芭樂的回憶

- 關余廣色 我想說的事

總編輯的話 / 郭穎慈



本期共有十九篇稿件。頭題〈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〉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貴勇敢出走，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啡廳的歷程和堅持。

本期頭題王 / 洪詩宸



嗨，我是詩宸。雖然個子很小，但是很好動，常常靜不下來。興趣是看各式各樣的小說，和拿著相機四處拍，四處旅行。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動，或值得紀念的人事。覺得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，每個快門的...

本期疾速王 / 吳建勳



大家好，我是吳建勳，淡水人，喜歡看電影、聽音樂跟拍照，嚮往無憂無慮的生活。

本期熱門排行



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
洪詩宸 / 人物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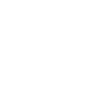
橙色的季節 唯美「柿」界
陳思享 / 照片故事



老驥伏櫪 馬躍八方
許翔 / 人物



追本溯源 探究大地之聲
劉雨婕 / 人物



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
張婷芳 / 人物

沒有人性的壓迫。就連國高中的週記，我也總是在不斷抄襲舊文的情況下，荒唐地度過了六年。顫抖地握筆寫完大學指考的作文，我在感動的淚光中交出了考卷，以為自己的人生將從此改變，迎向沒有寫作的光明世界。然而就在無知地將傳科系填寫於志願單那剎那，我殊不知自己即將陷入更多寫作的泥淖之中。

第一次聽到電子報而且居然還是必修時，我努力地說服自己這一定是一堂程式寫作課，至少是「電子」占了二分、而「報」只占了一分的課程。可是裝傻並無法改變現實，一個人為單位，每週一篇二千字報導，如鐵律一般禁錮著我。就像害怕臭豆腐的人卻生在臭豆腐店老闆的家中，畢生最害怕寫作的我卻必須修習電子報，這種辛酸與無奈，除了大傳系的同學外，又有誰能明白呢？因此，每當外系的同學以「好像很有趣」稱讚著電子報，我總絕望地想搬起筆電砸向他們的頭。

當然，不管再怎麼絕望，喀報仍舊繼續運行著。這週不會停，下週不會停，颱風來了不會停，系色望小姐生不出稿子也不會停。這週交出了稿子，下週還是得交稿，這學期寫完了，下學期還多著呢！扭曲再扭曲，將腦中最後一點文字也榨乾瀝盡，系色望小姐對寫作的絕望之旅，恐怕還有好長好長的路。



橙色的季節 唯美「柿」界

新竹九降風吹起陣陣柿香，一片澄黃映入眼簾，那既是辛苦的結晶，也既是甜美的滋味。

▲TOP

關於喀報 聯絡我們

© 2007-2014 國立交通大學 傳播與科技學系 All Rights Reserved.

Powered by  DODO v4.0